

速力個局

本銀行股本餘元

本行開辦以來，承蒙各界光顧，業務日見發達。茲為便利顧客起見，特在天津、北京、上海、漢口、廣州、香港、汕頭、廈門、福州、寧波、溫州、杭州、蘇州、無錫、常州、鎮江、揚州、南通、蕪湖、安慶、九江、南昌、長沙、衡陽、桂林、柳州、貴陽、昆明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蘭州、迪化、烏魯木齊、拉薩、台北、高雄、基隆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嘉義、屏東、花蓮、台東、澎湖、金門、馬祖等處，均設有分行或代理店，以便顧客就近辦理。本行資本總額為一千萬元，已收資本五百萬元，公積金及盈餘存四百四十萬零六千五百元。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，如存款、放款、匯兌、貼現、倉庫、保管等，均極妥速。本行信譽昭著，手續簡便，收費低廉，歡迎各界垂青。

五
暖精補腎
傳是既定減少耳鳴眼花面色青黃
多忘精竭之病補益不藥小便頻數
家後免病目眩心虛一切虛弱

[illegible]

百損忘盜九
大路情過專不
使事神度治燥

之味全收
水之清深
花紅萬點
子如冰消
治各種症

單雙

肝腎為精氣之門
肝氣不舒則氣
逆而痛
肝氣不舒則氣
逆而痛
肝氣不舒則氣
逆而痛

第一癰疽

病發爲五實皆不外

破了人家的秘密，就對丁聖人打趣道：

上的書記罷了。所以所得的新水，只隨便他够住房子，而且常常要命令他把箱子裡的衣服託高樞樞去保管，以維持他的雞子和麥類。

他是出產於專製造遊玩式的少爺之S縣；而會經被沾染于酒色奢榮的S埠，於是他的身體之健康，常常在水平線以下；幸而他有些沉鬱果敢的精神，所以雖然對於服務之勞苦，也就於一年來由不習而慣了，現在他居然可以難於雄糾糾的北方人之間了。

他覺得自己的意志薄弱，並且開始感到人類是利己而無情的動物，所以他情願像紅牆似的站着不動，和古柏去談話；他喜歡聽鳥鳴聲，並且對於人類所厭惡的鳥鴉和鴿鴦的聲音，他認為也足以娛耳；白香山詩集，是他所最愛看的，因為可以不必費錢而領會得。他對於外間的一切，好像都與他無關，全都隔膜了，朋友們差不多都說他有官氣了，因為他屢次擋駕不見；就是他的同事們去請他，他也要叫總差回說不在家，雖然他在午後仍舊和他們談笑下棋，但是他以為這是應該接洽的時間，過此就要生出悲哀的事情了。

說起他的年齡，實在不過二十二歲，論理應該很活潑而且強壯；可是他的頭髮也白

谷風田

了，面皮也黃而有皺紋了。

(未完)

從山東歌謠中所見到的山

東民俗(續)

谷風田

爹爹接到十字街。
東屋裏搬椅子，
西屋裏搬炕桌，
收拾收拾你坐下。
我上廚房去做飯，
擀油餅，下熟麵，
收拾好了你吃飯。
沒甚報俺娘的恩，
五綾手帕戴三春。
沒甚報俺爹的恩，
煙袋荷包用三春。
沒甚報俺哥的恩，
靴子鞋子用三春。
沒甚報俺嫂嫂的恩，
一場疲汗發三春！
再給他一根針，
一直刺她心！

從這首歌裏，我們可以看出出來姑娘間的惡感實在太深了！真是有些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的樣子！又如：

△小紅鞋

小紅鞋，綠尖尖，
娘家門上走三天。
娘看見，歡歡喜，
爹看見，迎閨女，
嫂子看見不如意！
一嫂子，你也留價不如意，
不吃你的飯，
不喝你的酒，
看看爹娘我就走！」

(註) 留價，即不用的意思，這是一句山東的方言。

在這首歌裏我們可以看出來，姑娘之間深仇深恨，竟直不容見面！一見了面就得起些衝突！我們從這裏一方面可以研究女子的嫉妬心理，一方面還可以看出社會的習俗是這樣的，數千年來已經是這樣的了，的確不易改善。這要在研究民俗學者的留意研究，預備將來的改革好了。

(五) 父母爲兒女擇婚的謬誤思想

一般人的爲兒女擇婚，並不拿兒女作前提，多數都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在先位。只是自己願意了，也不管兒女的大喜大悲。從

其牢騷而已

「心」上一箭，聽完第二句話才知道三先生是在尋快樂，他就笑着答道：

「三先生，不瞞你說，實在無法，我們阿福死得不好；不然，我獨身了半世，何必再……」

「是的。——『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蝕』，這也怪不得你。況且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』，這原是人之大倫，正當而非凡的。」

三先生說後撮了兩粒鹽水豈放在嘴裏細細地咀嚼。酒客就嘻嘻哈哈地閑談起來：大抵都不外說丁聖人後半生世還更一步耗花錢運；那友人的出身根底；白螞蟥（註二）的怎樣引誘搶劫；怎樣分贓不均，打起架來……等等。

一面三先生又指點着櫃檯裏對張占伯說道：

「你看這樣小小的一男夫妻店多麼有趣。古時司馬相如買酒，卓文君當釀子，傳爲千秋佳話，——此亦人生之一樂也……」

「三先生張大了嘴，閉上了眼，延長了音，像讀文章似的。」

「喂！司馬懿也買過酒麼？……」張占伯眉頭一縐，想了想忍不住插進這一句話。

「咳！……你弄錯了！我說的是司馬相如；司馬懿是三國志裏的另是一個。」

「我倒不明白。」

「這也難怪，這些古典現在懂的人少了。不要說你，就是現今新學界裏的什麼什麼的畢業生，他們只會放幾個『哀皮西提』的洋屁，那裏懂得經書上的出處！」

「唔！……」張占伯又把頭搖成一個圈兒。

丁聖人瞥見三先生和張占伯說得有勁兒，他想「他們一定又在說我失節了。」接着他又回頭睨他的女人。

（未完）

人生的一幕

東海蘇郎

許家敦雖然在偌大的都會——北京城——裏生活，可是因爲在一個宮禁深嚴的故宮博物院裏服務，而且住在高牆四圍的高大殿宿舍舍裏，所以簡直跟出家的老和尚一樣的寂靜。他每天的生活如有一種報紙爲他登載起居注時，一定照如下的記述：

（上略）晨七時起大便，復登榻假寐十分鐘，（患痔也）便溺起着衣履，在院中松柏間散步半小時，並灌溉花根，看白香山詩數頁。至八時半穿冠履步出發，沿御河，進神武門，約里許，達靜公處正九時。鈔錄文一件，並閱報，吸煙，進茗，小便，至十二時進午膳。公以喜食麥類，故輒進炸醬麵與包子等。膳畢，與同僚談笑時，或下棋數局，至二時，復俯首錄其文件，鐘五鳴，出辦公處，返寓即不復出。或閱小說，或寫家信，倦則登榻而寐，垂昏過晚餐，麥餅或水飯而已，然粥蛋則不可缺，以公此不能下嚥也。綜公之生活費，平均每日大袁頭半枚云。

公晚餐後，越燃其發黃光之煤油燈，伏案疾行其筆，夜半始寢，或問其何所書？公不自知也。再問之，第謂憶其所經過，倩筆緒吐其字跡而已。」

以前他本來住在親戚的家裏，再以前當他於上一年五月裏進京的時候，曾在旅館裏住了半個月，又搬到東城一個小公寓裏住了三個月，又遷寓於同地一家族籍老婦人的家裏住了一個月，終於因爲生活的不能維持，所以寄寓于親戚的家裏。而結果因他的怪僻的性質，雖然住了九個月，終於不能隨和而出走，所以現在過他的老和向式的生活了。

至於他的位置，倒還是得他的親戚之介紹。他是於東京一月後上任的，論起他所做的工作，實在對於他是委屈的，只要看他的起居注，就可以知道是一地頭立住書卷之

蔣素

算成了！這真是豈有此理？普通的人都是虛榮心過大了，他們只見到某某是大軍閥，某某是大政客，或某某是大資本家了，於是就想把自己的兒女嫁給他們的兒女，這樣可以沾點餘光。抱有這樣的糊塗思想的，尤以父母之爲女兒擇夫爲最多。一般富父母的，都以爲某某家有勢力，某某家有金錢，這樣自己的女兒出嫁了可以不受委屈。他們也不管他們的父婿是怎樣的人，是能幹呢，還是墮落？只要有錢有勢就行了！但是有許多的人都爲這上當了，不過上當者自上當，而一般人並不取爲借鑑，他們還是夢幻般的發着痴想，願意給他們的女兒找一個富貴之家去托身，也不問以後是如何！這種情形在山東最顯著了，有兩首歌謠我們可以作爲例證的，如：

△小公雞
小公雞，娉娉又，
從小在俺老娘家，
老娘給俺好飯吃，
給子給俺官粉擦。
大舅給俺找一個婆婆家：
老娘問：「是那莊裏？」
舅哥說：「河北裏，
又有大車拉莊稼；
又有轎車走嫁家。」

這種美慕富貴的虛榮心，不只城市裏有，就是鄉村之中，也所見不鮮，如上歌所言即是。以下的一首，所表現的嫌貧愛富的情形更顯豁了，如：

△小白雞
小白雞，丫丫丫丫丫丫，
從小在她老娘家。
老娘的飯管着吃，
給子的粉管着擦。

（未完）

蔣素青

不敢再聽，急忙走到院裏，向着她倆說聲：「飯做好了。二大媽請喝茶。」忙低着頭回她自己的房裏去了。

她回到房裏，心的跳動還是不能忍耐，急忙倒在床上，不知是歡喜，是害怕，不覺流了一滴淚珠，順手從枕上摸了一塊手巾，擦了眼淚。自己靜想起來：周少爺是怎樣一個人？一定很漂亮，學問呢？大是個留學生。像東鄰王小姐的丈夫

是美貌，頭髮向後梳着，帶着寬邊眼鏡，穿着新式洋服，皮鞋，誰不說他的丈夫是個才貌兼全的呢？我雖比不上王小姐的學問，但也是上過女學的人，況且我的面貌，誰不承認在王小姐以上。大概周少爺，比王小姐的丈夫更美罷，更有學問。我沒見過，也沒聽見過，也或者是個面目可憎的紳士模樣。不覺兩頰又紅漲起來，不敢再往下想！……可怕！……希望！幻想！……李老太本忽然在院中喊道：

「蘭姑娘吃飯來。」

△一九二六，九，一日夜完

本刊啓事

（一）本刊第二卷合訂本現已出版，定價二毛，發賣處：（一）本館；（二）北京及上海北新書局，及其各分館處。

（二）投稿諸君鑒：前月份承賜各稿，凡來函指明索酬現金者，均已將通知書寄奉。希即日派人到館領取。又願取期以本月月底爲限，過期即行銷帳。此爲會計

親屬法上異姓亂宗之我見

（續） 雲夫

依上所述，異姓亂宗，是件不對的事，無論何人，似乎都不能反對。但是我的意見，以為凡一制度之實行，實際上必有其一種精神之存在。能實行久遠的制度，他那種精神，格外有團結的力量，若一旦喪失精神，僅僅留一個空名義，那到不如沒有這制度為愈。因為有了這種空有其名的制度，既不能使本制度精神表露於外，反使他種制度，因此而受影響。換句話說，徒有其名的制度，存在於人類社會中，反阻碍其他適當制度的採取。譬如甲種制度，本來可以適用於某種情勢之下，若此制度一旦喪失其精神，僅僅有一空名義存在，那到不能再適用於某種事項之上，自是當然的結果。同時因不合適用，自然又有一乙種制度起而代之。但是這乙種制度，反因甲種制度名義依然存在，不能被人採用，這豈不是妨礙他種適當制度的發展嗎？我們得把這問題，即在於具有他本來的精神，並不僅在名義上着想。現在禁止異姓亂宗的制度，無論從法律上或事實上說，他的精神，都早已不存在了。何以言之？我們試想天地生人，男女並重，可為血統之繼承。女子生子，則為異姓之宗，而不許他繼承母之血統，這是何道理？況自他方面看起，人家女子，又誰肯嫁與異姓？反之以他之血統，雖入人家，仍不失為我之同姓，我之女子，雖入人家，仍不失為我之同姓。這種制度，所謂同姓之姓，應當當作他種字樣，就是異姓之姓，姓與不姓，不過為異姓與否之標識。那末，假使是同姓，都有組織社會一份子的資格，在國家方面看而姓氏不同時，也可以說他是亂宗嗎？例如習慣上常有弟為他姓養子，兄仍從其本姓。後因一方無後，他方有子出嗣。這種情形，分明是同種接宗，若照這制度之表面而論，也要逃不脫異姓亂宗四字了。再就立法眼光上說，宗法社會固是歷史上過去的東西，現在各國國家，內容的組織，人人都曉得他是個人主義為單位的。個人主義的利己主義，而今不及細論的。總之，他比家族主義出色得多。所以凡以個人主義為組織單位的國家，比較以家族主義為組織單位的國家，要強盛一點。我們若想把國家強盛，打破家族主義，也是一件要緊的事情。打破家族主義的起點，就是不承認什麼異姓亂宗。社會是由人民來組織的，不管血統非血統人民既都有組織社會一份子的資格，在國家方面看

（一）親屬法上異姓亂宗之我見

雲夫

（二）聯邦略說

林子

起來，都應當承認他是有效的。從前社會以家族為組織單位，國家征納賦稅，都是就戶口說話。現在是以個人為標準，那家族主義，更無維持之必要。既然如此，亂宗不亂宗，更無注意的價值。不亂宗固然是家族主義的特點，但就是亂了宗，於組織國家的單位，又有什麼妨害呢？更就事實而論，異姓亂宗這句話，十家恐怕就有九家半觸犯了這忌諱。請看社會上異姓亂宗事，除了正當繼承異姓收養義子之外，還有借孕私生偷胎易種，種種事件，何地無之，何時不見？這種流弊，早已使人宗脈無形混亂。此時之宗，與百年前之宗，未必還是一個血統。乾脆一句話，拿現在的人同他百年前的老祖先來比一比，是不是同一血統，恐怕就是用洗冤錄上滴血的方法，也不能使他溶成一塊呢。照這樣看起，異姓不能亂宗這種制度，能够存在的原因，業已不能成立。進一步說就是他原則上的精神，早已滅絕殆盡，尚留存一個虛名，以抵制一般無知的小民罷了。我們所貴乎有一種制度，是在該制度實有存在之價值。若是價值業已喪失，還要保全這個虛假制度，結果是妨害了比較好的制度的進步，那是人類政治上大不經濟的事。異姓亂宗，在從前宗法時代，固然是禁錮世襲

敢侵犯。而今事變遷，既不當於理論，又不合乎人情，當然是在改革之列。我們研究國家制度總要從利害兩方面觀察。異姓亂宗的優點，不過造成一個尊重男統之習慣。而它的毛病，則有上述之多。兩者相比，當然是消極的方面好。親屬法草案第一千二百九十一條，公然承認異姓承統制度，以打破數千年徒擁虛名的血統主義，我們對之不能不表示同情。雖然我們所謂異姓承統，不是絕對的以素無關係的外姓前來承統，乃是以關係較深之外姓親屬，為承統之人。這外姓親屬，原來亦在親屬範圍以內，比較收養的義子，還算有相當的關係。舊律上因為岳父母之愛女婿，本屬人情。雖因立法上有禁止之例，不認他可以為嗣，而認他可相倚靠，足見這個依倚，實在是人情所不可少的了。草案把這條範圍，由女婿而推廣到外甥妻姪頭上，又承認他不但能為依倚，且可以為嗣，也是因為姊妹之子及妻兄弟之子，其親切與女婿差不多；而血統上又有相當的關係，非泛泛的同性可比，我們還有什麼要聲明，繼承外姓親屬為嗣，必定是本宗昭穆相當輩分之下，沒有可嗣的人，而除了女婿等之外，又無可立之人，在這種情形

聯邦略說

林子

（一）什麼是聯邦
結合多數獨立份子，大家來協訂一種憲

法，產生一個聯合的中央政府，替各分子執行公共的事務，如外交，宣戰，媾和，海陸軍，憲法，貨幣，交通等等。（美國聯邦政府，所執行的事務，大概如此。）而各個分子，仍各自保存其一小部份的主權。這種國體，就叫做「聯邦」。

（二）邦字的解釋
「聯邦」二字的解釋，在現在已成爲成語。我們如果嚴格上論之，聯邦結合的分子，却不能叫他爲「邦」。威爾遜氏承認聯邦的原故，是完全從美國的聯邦而論。因爲美國是先有邦而後有國者。美國的邦，是存在於聯邦之前，所有的主權，是原始的，而加拿大的聯邦，各省的主權，是受自英政府，其主權不能叫做原始的。所以從嚴格上論之，聯邦之「邦」，確不能叫做「邦」，而現在一般仍叫之爲邦者，大概是爲慣用之便利起見的原故。

（三）聯邦的性質
大凡聯邦國家的成立，必得建設一個穩固的中央政府。多數的分子國，等到聯邦憲法成就之後，各分子國，於是乎就消滅其本來資格，而變爲聯邦政府的地方政府了。一國的最高主權，便操在聯邦中央政府的手上。各分子國，雖然於法律上，變爲地方政

府，在事實上，又與單一國的地方政府，是迥然不同。何以故？因爲這些多數分子國，是造成聯邦國家的基礎，並不是聯邦國家建設的行政區域。各分子國的存在，可以說是獨立的，是在聯邦國家之先而有的，不是聯邦國家的製造品。各分子國，對於人民的權力，是固有的，不是聯邦政府委任的。乾脆說，就是沒有中央政府，各分子國，當然也能够存在，決不至於滅亡。

蒲傑士一段關於聯邦的話，說得詳細，他說：「中央政府，與諸州政府，譬如同在一土地之上，一大建築物。包有諸種小建築物。兩者之關係，如在許多舊小禮拜堂之上，建一壯大之新禮拜堂。其初各別建築之許多小禮拜堂，建築之時不同，建築之法亦異，林列於地盤之上。後建造一宏壯寺院，巍然而立於其上。其屋脊與空而登高，其牆壁基於舊禮拜堂垣牆之上而併合焉。其內部以本身之結構而輪焉焉。然其舊建築物之本身，決不因之而消滅也。若其新而且大之堂宇云云，則各小建築物，稍稍補其不足，以蔽風雨，一如其舊焉。舉亞美利加諸州，悉網羅於聯合體之內，其聯合體不

僅爲諸州之一團結，諸州亦不爲聯合體之一部分，聯合體僅爲諸州之基礎，有權力，稍稍增益，猶得爲各自獨立之團體，而無害其生存。」

由蒲氏這段比喻的話看起來，聯邦國是由各分子聯合而成就的聯合體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（四）聯邦國政權分配的方法
聯邦國政權分配的方法，可分作二：（一）中央的權限，是取列舉式的。地方的權限，是取概括式的。凡權之應屬中央者，都明白規定在憲法裏面，有未載明者，就通歸諸地方。因此地方權限的範圍，就比較中央寬泛些。（二）中央同地方的權限，並取列舉式。權之未歸地方者，可由中央保有之。要之，聯邦國家，不管他的政權分配方法如何，是必以憲法爲根據。中央同地方兩政府，都不能自行損益其權限，其界限的嚴密，無可再說了。

（五）聯邦制的派別
聯邦制的派別，分爲意志派，和實利派二種。意志派的聯邦，各分子有完全獨立的能力，中央政府，是不能專橫肆行的。國家的陸軍，在戰爭的時候，雖然歸中央政府指揮調遣，如在平時時候，就要由各分子訓

練並保有了。稅的徵收，僅僅由中央立法規定，而徵收的責任是完全由各分子負擔。司法除大法院最高權，作聯邦全國的上訴機關外，都是要借助各分子的機關。惟有外交權可以獨立行使，因此各分子的權利，方有所保障。各地方自治的範圍，決不至受中央的侵蝕。美利堅的聯邦，中央同地方，各具有完全的政治機關。凡事權關係全國者，都歸聯邦中央政府。其關係地方者，就歸地方。因爲保持全國的統一，中央方面，就不可不有充分的主權。所以全國的海陸軍，由中央保有，幣制，關稅，交通，完全歸中央處理。司法機關，殆遍全國，一切政令的實施，都可按照施行。中央同地方的勢力，很平均，界限又明瞭，各自用其權力以行事，辦事既不掣肘，政令又不妨礙。

（五）聯邦制的功用
聯邦制的功用，茲分作兩種來說：一種是對外抵抗外患，一種是對內發展自治，現在分別說明如下：

（甲）抵抗外患
美國的聯邦制度，是由於一種同盟制度，導成成功的，而同盟制度之所以成功，也就是在抵抗外患，如像一六四三年的紐英倫同盟，他的唯一目的，是在保持友誼的保守同盟，履行互助相親之義務，想發揚真正自由會章公其幸福，一七五四年阿爾卑斯聯邦會議，想訂一同盟的約章從事聯絡各州，而爲公議的自衛。一七六五年的聯邦會議，反對英政府印花稅的施行，馬薩諸塞州首先發起同盟，於是相繼影響而贊成者有九州，集議於紐約，請英政府取消印花稅，印花稅廢除，而英政府亦限制外國運貨入美，因此北美的各州更憤恨英政府之橫征暴斂，一七六九年，波士丁茶黨首先反抗，而各州應之，一七七二年，在波士丁組織通訊委員會，其後波士丁亞細亞的議院，也組織特別委員會，從事搜羅關於英政府的苛暴事跡，一七七四年，布而各州會議，也相率辦理，一七七四年，亞當氏在馬薩諸塞州議會裏面，遂提出「全大陸議會」通過後就各派代表在費列帝飛亞行抵制英貨爲第一辦法，英政府向欲抵抗抗行強硬手段，卒至明年五月大陸會議，再舉行列帝飛亞，革命就起當時因時局混亂，關。所以大陸會議，就以代表各州的資格，來替代執行中央大權。一七七六年同盟約章，已由該議會起草，一七七七年該議會通

過，各州政府批准，以後內雖各自主張，像成十三國，而對外抵抗外患無不抱同一的態度。至於意志派的各邦，因爲受拿破崙的壓迫，一八一五年，維也納大會中，梅特涅知各邦須重新組織，於是制盟章，由大會通過，而根本法遂成。又如古代希臘末年的時候，亞細亞聯盟，和伊多尼亞聯盟，無一不是因爲勢力狹小，不能抵抗外患，必得先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勢力，不能立足。凡此種種，也就是爲抵抗外患，而發生的原故。

（乙）對內發展自治
聯邦國家的組織，在從前可以說是抵抗外患，但是由近代的趨勢看來，聯邦的功用，却又爲之轉移。現在又注重在對內方面，因爲聯邦政府，是個兩重的政府，所有一切的權力，通通都分配得適當，斷沒有隨時輕重的弊病。因此就可以發見政府分工，同地方分權的兩大利益，所以聯邦制的價值和功用，不僅僅對外又可以抵抗外患，就